

乡愁加工厂

流泉(市直)

纸故乡

娄底是故乡吗？广丰是故乡吗？龙泉是故乡吗？丽水是故乡吗？

把“故乡”二字拆开，故是过往，乡是居所。

他们说，每一颗游子心，都住着一个故乡。他们说，每一个故乡里，都供奉一尊菩萨。

现在，于我，乡愁不过是一张纸。苍颜中的羁旅，落叶正在飘零。

记下父母忠告，忠告即故乡。记下人间慈悲，慈悲即故乡。省略对地域模糊的认知，延续对风的追逐。风声浩荡，一支笔，打开深锁的宇宙。

——那些冰封的马蹄莲，是故乡吗？那些燃烧的野蒺藜，是故乡吗？

一张纸上，最苍茫的部分是异乡，而最明亮的那一部分，被我视之为：故乡。

流水的尖叫，才是一条河永不被带走的生命的喧响。

乡愁加工厂

父亲微闭着眼，陈旧的执念像榫头。在方言与方言的夹缝间，他剔去外省的口音，只剩下漏风的家训。

手捧辣椒，他说起娄底，说起门楣上一口看不见的井。

祖父死后，他将一些葵花籽撒在西南方向，另一些，则小心包裹起来，置于祖父的坟头。

父亲老了，落日空悬。麻雀，在他的头顶飞来飞去。八仙桌上，那台老式收音机，像一个哑掉的疯孩子，再也找不回那个唱越剧的人。

现在，土豆们奔跑在去往城市的乡路上。荒芜的野地上，闲置着一把生锈的锄头。我正循着一枚锁扣，在找寻那些被遗弃的钥匙。

有一会儿，我与父亲合而为一，仿佛一个时代集合着另一个时代同样的青苔，而散了架的缝纫机，仍在一团同样散了架的败絮中，缝缝补补。

铁箱

抵达铁箱村，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名字的来历。遇上三两乡人，不过是用手指指依山而建的那些泥瓦房和石头屋子——瞧，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。

他们只是笑。

宗祠是新建的。族谱是重修的。我没能从乡人嘴中找到半点证据，也不可能去撬动一面老墙的森严，让

一场风就此停下来。

风很大，差点没把一整座山吹走，把横七竖八的石头掀飞。一只被谁抛掷在海拔900米高山上的铁皮箱，我断定必有一些被风所撞击的声响，只是我们听不见。

从上至下，环铁箱村绕行一周，看见许多风正在风水林下，悄悄说着话。那座古墓的左上角，开着许多淡淡的小黄花。

一座年代久远的破败小庙，孤零零的，就在山脚下。香灰已冷，在我轻轻的脚步挪动中，它们似乎又飞了起来，像是飞在铁皮箱上的几粒小小的火光。

履历

我非我，至少，在身份没有获得认证之前。

如若没有一张纸承载过往，人生的每一逗号或句号，在某些人眼里是不存在的。即便存在，也面目混沌。我，究竟是谁呢？

是谁呢？年过半百，记忆受阻于光阴的流动。众多的分镜头断开，是什么让一部个人史，如此苍茫、拘谨？笼罩在字面上的所有佐证，它们是多么顽强，威力无比。找不到它们，像一个游子，找不见回家的门。

在丛林穿越，是孤魂，还是野鬼？翅膀总被风怂恿，笑忘只能纸上谈兵。

我是谁呢？当一个无我之人再一次去审视自己，另一个我，或许正在世态的媚俗里，报之以嘲笑。

那些风，终将湮没在更大更凛冽的风声中。

门锁

在锁孔里寻找丢失的钥匙。某座深宅大院里，被逆转的风月与灯盏。

金钟弄酱酒作坊，着布衣长衫的旧事，是恍惚的。那根来自娄底的扁担上，一头煮熟了米粒，另一头悬浮着风一样姣好的女人……多少年，风沙埋没。

而我的父亲始终沉默，像族谱上不起眼的小逗点，也像一颗被弃置的木讷的石头……

现在，山河沦落，岁月洗心。

在父亲眼中，酱油和酒似乎是多余的，身世也是，甚至全部的苦难与欢欣，似乎都是多余的。或许，这一把用沉默沿袭下来的锈蚀的长方形老式门锁，才是唯一锈不掉的印记。

当风烛之年的老父亲颤巍巍地将这把锁交到我的手上，我才看见，有一道光，就在沉默中，在父亲沟壑纵横的一道道纹路中。

端午情结

吴盛菲(松阳)

端午节这一天，松阳人民开启了过节模式。现今传统节日渐受重视，走南闯北的家族成员，都会在节日来临之日尽量往家里赶，看看父母，会会亲友。我也赶去了丈母娘家里，有着“江南客乡，水墨石仓”之称的地方过节。

中国人喜欢过年，喜欢过节，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搞个出来。一个家族在开枝散叶，添丁发甲之后，家族成员越来越多，若不趁着节日之际聚一聚，聊一聊，过不了几年感情就疏远了，陌生了。尤其是小辈孩童，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年一个样儿，女孩子更是女大十八变，隔个几年没有相见，路上偶然碰面都要认不出来了。

一个家，要操办好一个节日，非常考验当家人的能力，尤其是当家主母需有杰出的才干和不怕苦的精神。一个家怎么过的节气，很能看出这个家的家风来。在农村，要是在大节日里儿女不回家，家中冷锅冷灶烟囱不冒烟，只剩年迈的父母孤孤单单，哪怕住着大别墅也是空虚寂寞冷，是要被村里人看不起的。

端午节，松阳人民是家家户户要包粽子，包薄饼，喝端午茶的。吃了端午粽，棉衣远远送，一旦过了端午，就不会再有北方的寒潮来袭了。不过，每年的端午，都是下大雨的日子，今年也不例外。早上太阳还露了会儿脸，一到下午，阴风四起，乌云翻滚，大雨倾盆。

南方的午月天，太阳火却不多见，气温虽明显升高，但自然界馈赠的却是子水天河的水汽，子午立极，又湿又热，南方迎来了真正的梅雨季节。这种缠缠绵绵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日子，水泥地面长苔藓，办公桌椅生白毛，床上衣被发霉味，这是个被湿热围困的季节，身体上感觉十分倦怠，腿脚似被缠住懒得动弹，整

日里无精打采昏昏欲眠，人若稍一松懈放松警惕，便要生病了。故端午日民间素有挂艾插蒲，抛洒雄黄，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。

松阳端午茶——留传千年的民间保健养生饮品，因其“简、效、廉”，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亲民路线，成为历代百姓家中必备之物。从叶法善传授端午茶开始，松阳老百姓一直没有停止对草药的探索与尝试，街市出现了专卖端午茶的草药铺，每个村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草药先生。古代人研究中草药，不似今天的中医药科研院所一头钻药物化学成分的分析上，古人主要运用阴阳五行理论从药性入手，依靠温热寒凉、药物归经、药物归脏腑、以及药物升降浮沉等学说，来判断单味药的功效及复方的配伍。松阳林业局曾编了一本《药用植物名录》，共收录了1127种，蔚为大观。许多品种在《中医药大辞典》中是找不到的，纯属松阳本土的特产，其药有何功效，如何使用，专治何症，只有那些有经验的草药先生方才知晓。老百姓平时也就采摘一些常用品种，约摸掌握个四五十种，也就足以对付日常病症了。

端午茶，则是以石菖蒲、山苍柴、坚七柴、山木通、食凉撑、倒扭刺、鱼腥草、鸭掌柴、黄生芩、马蓼晓、樟树叶、金珠莲、水桐子、黄梾根、地风蓬、牛舌草、墙络、陈骨皮、铁火叉、野棉花、桂皮、艾叶、麦冬等20多种中草药材配制而成的，品种不多，且可根据自身的寒热体质不同，进行选配，有的偏凉，有的偏温；有的消渴，有的消食；有的祛湿，有的活络；有的健脾，有的补肾……端午茶早已成了松阳民间流传千年包治百病的“万能茶”，更是当地茶馆、酒楼的知名凉茶，并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我的爷爷

蓝振嘉(市直)

爷爷，不知不觉你走了快一年了，你房间里的烟草味，现在消失殆尽了。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，我总会暗叹，暗叹时间的流逝之快，暗叹时间对人的无情，暗叹他将你悄悄带走，将你永远带走。

打我记事起，你总是非常宠爱我，躲在你背后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座小山，你是我的大山，永远守护我。你给我买喜欢的小汽车玩具，给我做最爱吃的青椒炒肉，你强有力的大手总是牵着我稚嫩的小手，在你的守护下我这座小山越来越大，我却没能发现爷爷这座大山却越来越小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原本不怕冷的你悄悄戴上了一顶保暖的毡帽，本来利索的腿脚也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，甚至手臂也支不起锅铲了。但是我不懂事，我总觉得你会永远陪着我，永远陪着我。我没有好好珍惜与你的时光，直到你病重无力躺在医院病床上，身上插着数不清的管子的时候，我才终于反应过来我的大山要倒塌了。我第一次感受到即将分离时刻的无能为力。匆匆赶到医院，我在床上紧紧握着你的手，你的手是那样无力，我眼里的泪水止不住泛出，约定国庆假期要回来看看你，约定好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可我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。

等我回到爷爷老家时，原本常年静谧的老家，哀歌一片。那天下着一点点小雨，明明不是很冷，我却感到格外的冷，冷彻脊髓。家人们都穿着白色的孝服跪在你的面前，我缓缓看向那摆着你照片底下那小小的陶瓷罐，我知道你已经长眠在小小的罐子里了。但是我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从来不敢想，原来那永远守护我的无比伟岸大山，如今却化为了一捧尘土。看着你留下的那支陪伴你几十年的烟斗，我好像昨日还在吃着你亲手做的热腾腾炒肉。我很后悔，后悔为什么不和你多说几句话，后悔为什么没会长大来报答你，我后悔没能再见到你一面，我后悔的事情太多了。

爷爷的一生，像老家的泥墙一样平凡但伟岸，走进你一锄锄挖出来的农家大院、抚摸着你一锤锤夯出来的泥墙，看着你一个个磊起来的石堪……甚至，连每张瓦片都是你自己在瓦窑里烧上3天3夜烧制而成的，你就这样全靠一双手在山村营建温馨的家园，养育了6个子女，繁衍了20多人的大家庭。父亲常和我提及，小时候的他上学的时候因为路途遥远，天没亮就得去上学了，路上十分黑暗，父亲总是会害怕，这时候你总是在山头举着一根火把，来照明父亲前进的道路，安慰鼓励父亲大胆前行，让他走出大山。但你同样的，你的爱与精神也是我的前进火把，你穷尽一生照亮了两代人的路。

爷爷，你虽然已经离去，但是你一直会在我身边，你让我懂得了生命的重量与意义，即使化作尘土离去，却能在我心中永生。我总是会想起那天下完雨后的晚霞下你牵着我的手回家。我会永远记着你烟草的味道，记得你青椒炒肉的香味，记得你手掌的温度，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爷爷，我会永远想你，永远。